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废旧老屋去 良田美景来

拆旧复垦助推南粤乡村振兴

新华社广州4月2日电 (记者徐金鹏、周强)走在粤东西北田间地头,曾经的荒山野岭变成了千亩良田。

正在大力推进的拆旧复垦和垦造水田工作,因引入市场化公开竞价交易,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重新激发了村民的积极性,在促进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的同时,为南粤的乡村建设腾地出钱,达到了以城带乡的效果。

唤醒“沉睡”资产 “拆”出新价值

冷洞村是广东省首个将拆旧复垦收益资金分配到农民手中的村。3月12日,当地政府举行了拆旧复垦资金分配发放仪式。冷洞村村民获得约896万元拆旧复垦收益,村集体则以土地使用权人、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获得近250万元。

“这是我活了70年赚到的最大一笔钱!”村民邹六奎获得了18.7万元的分成。“老屋拆除平整后种枫树、冬青,地还是自己的,又补偿这么多钱。这样的好事,做梦都想不到。”

“九山半水半分田”是粤北山区的写照。2018年9月,韶关市始兴县率先在全省启动拆旧复垦工作,其中顿岗镇寨头村仅用3个月的时间便拆除280间废弃泥砖房,复垦了52亩地,成为广东最大的旧村连片拆旧复垦项目。

“长期以来,寨头村人多田少,人均0.6亩地,年集体收入只有6.65万元,集体收入难以支撑基础设施建设。”

顿岗镇党委书记郑万龙介绍,这些破旧房屋就像“沉睡”的资产,拆旧复垦不仅增加了村民人均农田面积,待复垦指标交易后,村民小组将获得130万元用于整修村道等公共设施。

“好多老屋都塌了,房屋主人要么另选新址建房,要么买房迁居县城。”村干部张富强说,“以前我们想拆都拆不动,现在村民积极性可大了,还主动问其他老屋什么时候拆。”

破解土地发展级差 富了乡亲美了乡村

2018年,广东全面推进拆旧复垦和垦造水田工作,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全省农村闲置或废弃农房拆旧复垦,并选择梅州、雷州、南雄、始兴等市县先行先试。

作为省级试点项目,南雄市珠玑镇古田村将垦造出来的940亩水田流转给古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营。该公司董事长刘富说,公司每年雇用村民150多人,月均工资2500元,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未来将建田园综合体,搞现代农业观光旅游。

在梅州市平远县汤西镇,大罗村将通过验收的43亩复垦指标进行交易,获得了2154万元。扣除成本后,该村集体可获得2120亩水田指标。南雄市副市长吴良彬表示,未来3至5年全市建设项目水田指标需求约1000亩,剩下的1120亩指标按最低保护价交易折算可增加财政收入3.36亿元,可缓解山区政府财政资金紧张局面。

截至目前,广东全省推进拆旧复垦1.47万亩,已验收备案1611亩;珠三角挂账购买复垦指标3.36万亩,金额超过160亿元;水田垦造完成16万多亩,交易金额超过81亿元。

“乡村振兴,投入是关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厅长陈光荣表示,经初步测算,广东通过拆旧复垦和垦造水田,可为乡村振兴提供数百亿元资金支持,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堵点”的有效探索。

竞价交易让利村民 激活“一池春水”

近10年来,广东新增建设用地每年保持在50万亩高位,其中占用耕地超过12万亩、占用水田超过5万亩,留下一些历史欠账。

广东全面推进拆旧复垦工作,采取算大账方式,打破一一对一挂钩关系,创造性引入市场化竞价机制和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有效激发了各方尤其是基层的积极性。

广东打破了过去以县域为单位的调剂限制,将垦造水田和拆旧复垦形成的节约指标在全省范围内流转竞价,实施了水田指标75万元/亩最高价、复垦指标50万元/亩的最低保护价。

“以前造一亩水田只能获得1.2万元,农民积极性不高。建新不拆旧,空心村问题突出。”韶关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张东灵说,“如今,全省范围内竞价可以在更大范围利用土地级差地租,让粤东西北偏远乡村也能分享珠三角发达城镇的发展红利。”

如果说竞价交易激活了乡村资源市场活力,那么合理的利益分配是工作推进的“催化剂”。

复垦指标净收益由县、镇、村集体和村民按5%:5%:15%:75%比例分配,腾退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由省、县按6:4比例分享。垦造出来的水田指标则由省、市、县按5:1:4分配。

“全省流转解决了指标能卖好价的问题,指标收益分配则解决了如何分钱。农民和村集体在分配中占大头,有力调动了农民拆旧复垦和造田的积极性。”陈光荣表示,“地还是地,在村民手上,而复垦造田的指标分配不仅留足了当地建设需要,上缴的节约指标则为珠三角等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山沟沟里种粮越种越穷,因地制宜种梨村民日子越过越好

太湖山民“与梨共舞”



▲大图: 太湖山梨园梨花盛开。小图左: 村民在打理梨园。小图右: 游客徜徉在太湖山梨园中。

本报记者刘巍巍

一夜春风来,千亩梨花开。

“我在这山沟沟里种了几十年田,可还是越种越穷,越穷越种,但梨花让乡亲们日子越过越红火。”江苏省苏州国家高新区通安镇太湖山村,92岁的村民陆明泉感慨,是小小的梨花拔掉了村里的穷根。

米梨之争

太湖山村地处太湖山坳,距苏州主城20公里,三面环翠,地势纵横。受制于山地多、耕地少及太湖周边限制发展工业等因素,这里一度是苏南最穷苦的村落之一。

村里近400户、1700多位村民,仅有耕地1000余亩,人均不到六分地。陆明泉回忆说,20年前,家家户户种水稻,由于山高坡陡,光送水上山就是一项大工程,最高的地方要经过五六次“翻山越岭”。“虽然年年种粮,但种粮和买粮成本差不多,刚够填饱肚子。”44岁的村民金雪艳告诉记者。

上世纪90年代末,为摘掉贫困帽,当时的村干部走出山村,四处“求医问药”,终于在一家农业科研机构获知,太湖山的自然条件适合种植梨树,于是决定将水稻田改种梨树。

“去种梨”遭到村民的强烈反对,一些老辈村民甚至指着村干部的鼻子问,“你是吃米长大的,还是吃梨长大的?”“水果能填饱肚子吗?”还有一些村民认为,梨寓意“离”,有不祥之兆,“你们这些干部,想钱想疯了。”

“作为土生土长的太湖山人,被长辈们这么埋怨,心里自然不好受。”太湖山村党总支书记吴雪春说,但要脱贫致富就得背水一战。2000年,村里决定由村干部带头,先改掉一半的水稻田,试种500亩梨树。

基础改善显生机

宁车沽位于滨海新区北部,据北塘街办事处副主任张振山介绍,当地共有6万多亩土地及养殖水面,资源总量算得上丰富。

尽管距离繁华的滨海新区中心只有十几公里路程,但在过去,宁车沽房屋陈旧,交通不便,年轻人宁可外出打工,也不愿守着土地过日子,土地撂荒。

“以前都是土路,甬挺多难走。”宁车沽西村党支部书记张云钢回忆,一下雨,土路泥泞没法儿走,鱼虾运不出去,村民只能干着急。

今天再看宁车沽,呈现在眼前的是另一番景象:进村的主干道大部分完成路面硬化,马路

梨苗入土,在贫穷和非议中等待收获的时光漫长而煎熬。

“一天数着日子盼梨收成,比盼自家娃长大还要心急。”吴雪春说,3年后,梨树终于开花结果,每亩收入2000元,让一些村民尝到了甜头。

此后,梨树种植在太湖山顺利推进,全村1000多亩水稻田全部改种梨树。据说,历经多轮技术改良,眼下翠冠梨每斤可以卖8-12元,亩产量超过3000斤,仅这一项,就可至少为村里创造产值2400多万元。种梨的成功,引燃了太湖山人致富的火种。2006年起,村民们尝试利用丘陵地貌和江南气候种植千余亩茶叶,并把祖传的几棵稀稀拉拉杨梅树精耕扩种为2000多亩。

“如今,翠冠梨、云泉茶、杨梅成了响当当的太湖山三宝”,年产量超过6000万元;靠着这三棵“摇钱树”,我家一年毛收入40多万元。”一位村民喜滋滋地说。

与梨共舞

太湖山的变化因梨而起,太湖山村的发展与梨共进。

这些年来,在市、区、镇三级政府支持下,太湖山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速,泥土路变成了沥青路,裸露露砖的简易农房变成了粉墙黛瓦的苏式民居,如蛛网般交织的电线被统一埋入地下……

梨树越长越大,梨花越开越盛,太湖山人的脑袋越来越活。

2008年,村里人隐约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开始着手打造梨花旅游文化节。“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通过梨花节聚人气,把山里的农产品卖出去。”吴雪春说,经过多年苦心经营,梨花节知名度、美誉度逐年提高,入选

“2016最美中国榜”,获评“2017最具影响力特色节庆”“2018中国最负盛名节庆”。

2018年,太湖山村游客数量突破百万人次。陆明泉说,“梨花节火了,连最普通的农家小青菜都跟着沾光,一斤卖到十五六块钱,一只散养小公鸡更是能卖两百多块钱,20年前抓只小猪崽也要不了这么多钱。”

透迤山间的木栈道是不少游客来太湖山赏景的“打卡”地,但当年为了它,村里可是掀起一场不小的波澜。一些村民认为修建木栈道占用林地,影响果树生长,多次强烈阻挠,甚至进城集体上访。村干部一家一户上门做工作,白眼看尽了,嘴皮子磨薄了,木栈道终于修起来了。

随着太湖山人气飙升,一些村民将目光投向梨树之外。

何建华是太湖山村最早开办农家乐的村民之一。2009年,不满40岁的他咬紧牙关东拼西凑25万元开了唐家坞生态农庄。起初没客人,就跑到进山的路边和停车场堵人、抢客;摸不准城里人口味深浅,就一试试再试,光土鸡汤就熬了十几锅,那段时间,家里连喝半个多月鸡汤,都快喝吐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时间过去,何建华收回了投资成本。他说,以前开货车跑长途,辛苦不说,一年只能挣个两三万元;现在自己当老板,年均利润20万元左右,还带动了自家的农产品销售。

有人靠美味赚下第一桶金,有人则做起了美景的文章。

太湖山村6组大石坞2号,坐落着一幢古朴的木饰三层小楼,这家名为“闲云舍”的精品民宿,是太湖山村最早开办的民宿之一。

民宿主人俞慧是通安镇人,曾在多家酒店工作过,不甘心一直为别人打工的她,2016

年拉上表姐和表嫂凑了近百万元在太湖山村兴办民宿。俞慧说,这里三面环山,鸟语蝉鸣,四季花香瓜果不断,要想办法让风景变现。

民宿开办两年多来,收获点赞无数,成为长三角地区众多小资追捧的网红民宿。一位游客在住宿留言卡上写道:琴声、鸟声,声声入耳;花香、果香、香味绵延……这就是我想象中的日与夜。

不“梨”不弃

春风十里花千树,梨花满山飘香雪。

每年的三四月份,是太湖山村最美的季节。村道两旁,洁白如雪的千亩梨花中,游客徜徉花海,络绎不绝;满山的茶树下,采茶工指尖飞舞,采摘着清明前最嫩的茶叶尖儿。

“每年春季我都会约上几位天南海北的朋友到太湖山村小住几天,聊天、看书、品茶、搓麻将……”多年在深圳等地打拼的企业家汪先生笑言,平时大家聚在一起,只要坐下来,就是聊怎么赚钱;在太湖山,望着满园梨花和满山茶园,心自然而然静下来,谁再提钱好像跟大家过不去,自己也显得俗了。

梨花开,游客来,但这些仍然不够。

“回不去的才叫故乡”,这句颇为文艺的话,暴露出当前乡村振兴中碰到的突出难题——空心化。“苏州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吴明说,实施乡村振兴,就是要改变人口由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局面,让年轻人回归乡村,让古老的乡村焕发活力。”

31岁的吴辰是地道太湖山村农家坞长大的孩子,大学毕业后,他和村里很多年轻人一样,在苏州市里找了一份销售经理的工作,年收入十多万元。家里的150棵梨树、30多棵杨梅树和6亩多茶园,只是他的“副业”。

为什么不试着在家乡的绿水青山中,开发出自己的金山银山?2018年,吴辰决定辞去工作回乡创业。

他投入100多万元改造家中的二层小楼,打造民宿“竹里山居”,并利用个人擅长的厨艺特色开辟每日仅供一桌的定制化、限量版农家菜“独一桌”。“生意越来越好,特别是独一桌,订单已经排到下一个月。”

吴辰告诉记者,如今他们的回乡创业朋友圈越来越大,大家还搞起互助联盟,谁家有大生意“叫”不下,就资源分摊共享。

眼下,太湖山村已开办各类农家乐46户,民宿15家,村民人均纯收入超过4万元。记者穿行村里发现,不少村民正在重新装修,“含苞待放”。望着村里越来越多的青春面孔,吴雪春欣慰地说,这些年太湖山村1700多名户籍人口,没有一位迁离出村。

年轻人多了,古老山乡苏醒了。

漫步太湖山村,五颜六色的特色文创产品“太湖山守”夺人眼球。2016年,通安镇与苏州科技大学共建太湖山乡村规划建设研究与人才培养协同创新中心,据中心负责人彭锐介绍,创新团队以太湖山下农家坞打捞出来的年兽石像为原型,依托学校遗产信息模型实验室,通过三维扫描数字修复了残损年兽,创造了这些属于太湖山的吉祥物“太湖山守”及其全系列文创产品。“文创项目众筹期间,浏览量超过200万次,目前月销售额突破10万元,还入选了国家互联网+中华文明项目。”彭锐不无骄傲地说。

“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此生只为人去……”一曲《梨花颂》在陆明泉老人唇齿间呢喃,唱出了太湖山千亩梨花盛开的美景,也唱出了太湖山人携手青山绿水共赴梨花之约的古朴情怀与青春自信……

农民重回土地,“种”出美好生活

渤海湾畔宁车沽重塑“鱼米之乡”推动乡村振兴,乡村吸引力越来越强

两侧是成片稻田,成熟时节风吹稻花香。养鱼池水面上波光粼粼,点缀其间。

农业生产要向土地要效益,就得从基础投入着手。这几年,北塘街农业生产累计投入近千万,新建乡村公路,改造危桥,维修闸涵、泵站,农渔业生产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西村直接从中收益。张云钢说,路面硬化,电网线路架设起来,水利设施维修好,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善。

去年,王长利老人种下的水稻喜获丰收,他的心里乐开了花,“种苗是街道给的,听说找专家挑的优质品种。”在宁车沽,像王长利一样种植适合当地优质水稻的农民越来越多。

改革旧貌换新颜

回溯宁车沽过往,北塘街工委书记续光娓娓道来。

他说,宁车沽曾有“鱼米之乡”的美誉,盛产水稻,人工水产养殖历史悠久。但前些年,农田利用和农业生产未能很好规划设计,宁车沽水稻这一地方标志产品日渐萎缩。

要想重塑“鱼米之乡”,就必须谋划新出路。

北塘街引进适合北方的水稻良种,推广稻田养蟹模式。从2016年开始,北村率先拿出1000亩土地试种新型水稻,当年试种成功,亩产1400斤。河蟹和水稻套养,河蟹亩产60斤,既增产增收,又肥沃了土地。中断20多年的水稻生产在宁车沽逐渐恢复。

2015年前,宁车沽水产养殖有80%农户亏损,根源究竟在哪?请来专家找病根,原来当地水产养殖30多年从未清淤,水生态环境差,鱼虾存活率很低。

对症下药,2.8万亩池塘清淤相继完成,水深达到2米多。“鱼虾成活率大幅提高,我收入增加了一倍。”北塘街水产合作社负责人张为东受益匪浅。

“过去品种单一,基本只养南美白对虾,养殖第三年出现品种退化,再加上没有专业指导,基本年年赔。”北塘街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郭同旺说,南亩北养取得成功后,养殖户越来越意识到科技创造效益,对科学养殖积极性很高。

返乡憧憬新生活

“农民能从土地里富起来,才是真正富起来。”续光坦言。在宁车沽,这一朴素的愿望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仅北村一个村,集体经济就从2015年300万元发展到2017年的800多万元。宁车沽农民人均年收入在这期间接近翻倍,集体有了收入,也有了更大能力投入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持续改善种养环境,实现良性循环。

“原来种地80%亏本,现在实现了80%赚钱的大反转。”张振山兴奋地说。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开始返乡,重新回到土地上。原来每年土地承包时,农民没什么积极性,可现在公开招标,承包费从每亩300元涨到了1000多元,承包热情可见一斑。

续光说,农民从土地上看到了效益,也自然更愿意增加投入,因为他们看到的还有在土地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

通过这些年持续在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上下功夫,宁车沽农民生活条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收入翻倍,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一个富而美的新农村轮廓愈加清晰。